

2030 雙語國家：理性與價值的謬誤

何萬順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講座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兼任講座教授

江文瑜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摘要

「2030 雙語國家」政策原名「英語為第二官方語」，願景是提升英語的地位至國家最高層級。本文旨在論證將英語之溝通與經濟功能無限上綱至國家最高地位，在理性思維、價值判斷與實務操作上均有諸多疑慮，恐將造成台灣的認同與價值危機。本文首先指出語言在法制上的不同位階，凸顯「雙語國家」在名稱上即缺乏理性思維。而該政策在動機上是基於「台灣人菜英文」的深度迷思，本文以事實揭露此一謊言的幕後操作及意圖，進而闡述該政策不僅將台灣陷入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陷阱，更將導致本土語言及文化的拔根，和可能的身分認同混淆與錯亂。期盼本文的論點能獲得更多關注與討論，並進而引發政府重新審視這個政策在理性與價值的謬誤，那將是台灣整體社會之福。

關鍵詞：語言政策、英語教育、英語為第二官方語、雙語國家

2030 Bilingual Nation: Fallacies in Reasoning and Values

One-Soon Her
Wen-Yu Chiang

Abstract

The ‘2030 Bilingual Nation’ policy was previously named ‘English as a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 with the vision of elevating the economic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of English to the highest national status. This paper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such a policy is highly questionable in terms of rational thinking, value judgment, and practical operations and may trigger Taiwan’s identity crisis. We first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 legal status of a nation’s languages and point out the imprudence of the term ‘Bilingual Nation’. The policy is motivated by the myth that ‘Taiwanese people’s English is poor’, and we cite factual evidence to expose this lie and the manipulations and intentions behind it. We further expound that this policy will lead Taiwan into the trap of Neocolonialism and cause the uprooting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the confusion in identity and values. We hope that the awareness and deliberation aroused by our arguments can compel the government to revise the policy in ways that truly benefit Taiwan’s future.

Keywords: language policy, English education, official language, bilingual nation

壹、前言

2018 年行政院為了落實「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厚植國人英語力」這兩大目標，提出了「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行政院，2018），這個藍圖的前身為 2017 年時推動「英語為第二官方語」的政策。最早還可追溯回 2002 年，總統陳水扁就曾公開表示應逐步將英語列為台灣的準官方語（何萬順，2017b）。然而，當下的「2030 雙語國家」政策最大的不同是政府推動的力度以及經費都是空前的龐大，換言之，是「玩真的」，不僅僅是口號。2020 年 11 月 23 日國發會召開「2030 雙語國家政策第一次諮詢會議」，蔡英文總統偕同副總統賴清德出席時，信誓旦旦地宣稱：「提升台灣普遍的英語能力，我們要來真的！」（丘采薇，2020）。

「雙語」（bilingual）在辭典中的語意是指任何兩個不同的語言，但是在台灣的文化中卻似乎理所當然的就只是華語和英語。這充分反映出華語和英語在多數台灣人心目中獨特且崇高的地位。因此，教育部在各級學校大力推動的「雙語教育」，也同樣窄化為華英雙語，甚至有幼兒園也以「雙語」為招生的策略，吸引家長能為子女從小奠定穩固的英語基礎，謂之「贏在起跑點」。精通「雙語」成為許多人心中的願景；政府也是如此，認為英語能力等同國際觀、國際移動力、國家競爭力。這種想法已然膚淺，而將英語的「溝通功能」與「經濟功能」無限上綱至「雙語國家」的國家政策，不僅在抽象概念上即有多重問題，在實際後果上更有多種可預見的潛在危機，恐將造成整體社會在文化與價值上的崩壞。

台灣是個多語社會，擁有豐富多樣的語言，在台灣走入國際社會的道路上，反而更應深化各種本土語言的根基，思考符合台灣社會的多語政策，務實地把英語放在外國語言的地位，理性地接受英語作為

台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國際通用語，甚至更進一步享受英語與其文化。但我們必須指出，政府企圖將英語視為本國語言，打造「雙語台灣」，促成英語的位階凌駕於本土語言之上，必然延伸出語言與文化拔根、身分認同混淆與錯亂的危機。期待台灣社會能理性地反思此一政策所衍生的問題，讓台灣能夠實現自身的語言價值。有鑑於此，本文將耙梳幾個關鍵要點，做為國家政策的參考，期盼文中的觀點與最終的建言能引發更多的關注與討論，並進而促成政府對於「2030 雙語國家」政策的全盤檢討。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貳節將指出語言在國家法制中的不同位階，包括「官方語言」、「國家語言」、「認可的語言」，在這個事實下，「雙語國家」在名稱上即欠缺理性的思維。第參節將揭露「2030 雙語國家」政策形成的遠因與近因，讓更多人瞭解此一政策形成的過程與背後的迷思。第肆節將闡述「2030 雙語國家」問題之根源與延伸的可見問題，包括陷入「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命運、本土文化的拔根、以及人民身分認同混淆的國家級危機。第伍節是結論。

貳、語言在國家的地位

一、法制上的不同位階

大多數的國家是由多語言多文化的不同族群所組成，台灣就是典型的例子（參見江文瑜&黃文怡，即將出版）。然而，基於人口、歷史、文化與認同的多重考量，一個國家中的不同語言在法律上大致可分三種位階：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以及認可的語言（recognized language）。首先必須先釐清 *de jure* 與 *de facto* 這兩個重要的概念；前者是「法律上」所明文規定；後者則是「實際上」的行為或狀況，但沒有法律的約束。

（一）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

官方語言是官方場合及官方文書所必須使用的語言，也是公民和政府互動時的法定語言，受到法律的約束及保障。然而，並非所有國家都有其官方語言，舉例而言，美國雖然通行英語、日本通行日語，但都並未明訂英語及日語為其國家之官方語言。相對地，一個國家可以有不只一種官方語言，例如，紐西蘭的官方語言為毛利語、紐西蘭手語以及英語。至於台灣的官方語言，前文化部長鄭麗君即曾明確指出：「台灣在國家的任何一個法律裡面從來沒有明訂哪一個語言是官方語言。」¹雖然台灣官方目前普遍使用華語，但未能見於法律的明文規定，華語就不是法制上（*de jure*）的官方語言。而「官方語言」，顧名思義，「官方」指的就是法制。因此，台灣沒有官方語言！在各種有關台灣語言政策的論述中，經常無視於這個最基本的事實，因而產生無知的論述，例如，英語為台灣的第二官方語，沒有第一，何來第二（何萬順，2018）？

（二）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

國家語言指的是在國家認同、族群識別或文化傳承上有重要意義而受法律保護其生存與發展的語言。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2019），台灣的國家語言指的是「台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台灣手語。」且「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換言之，國家語言是受到國家保護的語言。《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2017）與《客家基本法》（2018）認定原住民語及客語是為國家語言，且在「固有族群」的定義之下，台語毫無疑問也是國家語言。至

¹ 2017.08.26【新聞觀測站】台灣文化的 Free Style：文化部長鄭麗君專訪。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9ai6vDsj10>

台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於台灣華語，則是由文化部在《國家語言發展法》Q&A 中明言「現行課綱使用之國語（文）亦為國家語言之一」（何萬順，2020）。在上述的解釋之下，國家語言共有 20 種：台灣手語、16 族原住民語、台語、客語以及台灣華語。

在國家語言一律平等的前提下，推動「2030 雙語國家」，無論是在法制上或實質上將華語及英語的位階提升，凌駕於其他國家語言，不僅是嚴重的不平等，且國家語言乃經立法程序所訂定，而「雙語國家」之華語和英語卻未經任何立法程序，在法理上不具正當性。百年來本土語言兩度經歷一元化語言政策的打壓，已經岌岌可危，若是再施行雙語國家政策，勢必會受到更嚴重的壓迫。這與《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馳。

（三）認可的語言（Recognized Language）

至於「認可的語言」，則是在特定地區或場域，受法律保障可以使用的語言。台灣新住民的人口有日益增加的趨勢，也因此新住民的語言成了生活中常見的語言，而且有東南亞七國語言列入國民教育的課綱，因此可視為台灣實際上（*de facto*），認可的語言。

（四）台灣的語言現況

綜上所述，從 *de jure* 與 *de facto* 兩個面向來看，台灣的語言使用現況如表 1。

表 1 台灣的語言現況

	官方語言	國家語言	認可語言
法律上 de jure	無	《國家語言發展法》文化部解釋：台灣手語、阿美、排灣、泰雅、布農、太魯閣、卑南、魯凱、賽德克、賽夏、鄒、達悟、噶瑪蘭、撒奇萊雅、邵、拉阿魯哇、卡那卡那富、台語、客語、國語。	
事實上 de facto	台灣華語	20 個國家語言、馬祖閩東語	東南亞七國的官方語：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及馬來西亞；英語

英語，與其他外語一樣，在法制上並無地位；但從實際面來看，東南亞七國語言得以進入國民教育課綱，是獲得相當程度的認可。而英語在教育體系中的各個層級均列為必修科目，因此實際上獲得的是比較高的認可，但終究還是外語。

二、台灣社會的語言價值觀

（一）朝野兩黨對待語言之態度

2016 年總統蔡英文接見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賈朵德（Marcus Jadotte），開頭即以英文說了：「With the cameras here, I have to say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in Mandarin.」（因為有攝影機在這裡，我必須用中文說我想要說的話。）以及「I apologize for that.」（我為此道歉）（何萬順，2017a）。蔡英文為國家元首，卻因為要在正式場合使用自己國家的語言而道歉，這樣的行為降低了自己國家語言的地位，也顯示出其心中的語言價值觀。無獨有偶，2020 年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也

台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曾主張「母語回家學」、「雙語教育」。蔡英文及韓國瑜均為台灣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其「英語至上」的態度也是有志一同。

（二）「英語為第二官方語」的民意基礎

2020 年 10 月 24 日，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發佈了「國人的教育價值觀追蹤調查」，議題之一便是「民眾認同『把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之情形」，我們將其 2018 年及 2020 年的統計結果整理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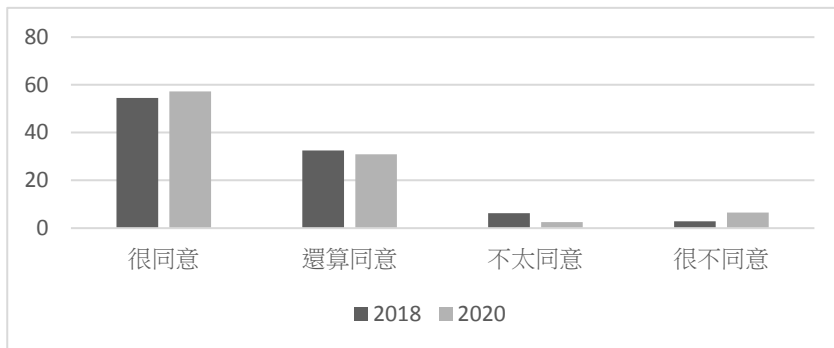


圖 1 「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之民意調查結果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2018）。國人的教育價值觀民意調查（下）精要版。取自 <https://reurl.cc/MAn4Lp>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2020）。國人的教育價值觀追蹤調查。取自 <https://reurl.cc/IR3gAY>

兩次調查均有將近九成的民眾贊同將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這樣的結果令人憂心：大多數台灣人「認同」英語成為官方語，但卻對於其中的「認同危機」毫不自覺，而政府與學界對此種政策幾乎沒有在政治、文化與認同上的論述（林子斌、黃家凱，2020）。在背景知識完全不足的情況下，這種民調的問題也可能誤導民眾。師大教授何榮桂（2018）在這項調查的評述中就特別指出：「有不少學者（這些都是英語很好的人）提出異議或反對」。試想，這些英語很好的學者，

不正是這類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嗎？為什麼反而是他們憂心忡忡呢？

英語在台灣的语言位階中，只能說是一種實際上認可的语言，在台灣未曾被英美殖民的前提下，政府貿然提出「英語為第二官方語」或是「雙語國家」的政策願景，受到多數人民的贊同，這其中不僅缺乏理性的思維，更也反映出台灣人普遍的價值觀，值得我們深思。

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的動機與迷思

一、大學生菜英文的假象

2000 年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研發出全民英檢，2001 年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因此將其多益及托福的台灣代理權從 LTTC 轉給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英檢市場正式進入了戰國時代（何萬順，2017d）。2002 年，台大設立了大學英檢畢業門檻；2003 年，忠欣公司與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以及卓越公關公司舉辦記者會，發表「大專院校學生英語能力現況調查報告」，報告中指出「三成二大學生英語僅國中程度」，在公關公司的成功運作下，各家媒體爭相報導且大加渲染。從此之後，「大學生菜英文」、「台灣人菜英文」的這類假新聞年年上演，層出不窮，近二十年來至少有上千則類似的假新聞。表 2 所列出的僅僅是 2019 年 1 月 17 日忠欣公司記者會當天的幾個例子。

表 2 媒體刻意唱衰台灣人英文程度的報導

日期	媒體	新聞標題
2019/1/17	中國時報 ²	破英文！大學生多益只 514 分 與大企業要求差很大
2019/1/17	聯合報 ³	大學生「菜」英文 多益平均不及企業要求標準

台灣的双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日期	媒體	新聞標題
2019/1/17	三立新聞 ⁴	大老闆憂心忡忡！台灣大學生「菜英文」 水準未達企業標準
2019/1/17	自由時報 ⁵	英文太菜？ 企業要求多益成績平均 582 分 大學生僅拿 514 分
2019/1/17	ETtoday ⁶	台灣大學生「菜」英文 多益平均 514 分低於企業要求 582 分
2019/1/17	鏡週刊 ⁷	菜英文！企業徵才要求多益 582 分 台灣大學生僅 514 分

請注意這些媒體不分藍綠，且標題之聳動可謂高度相似，顯示背後是有計畫有組織的操作，刻意唱衰以製造台灣人的英語自卑與焦慮。何萬順（2017c）指出台灣學生多益成績之所以看似低於某些國家，是因為台灣的各個大學普遍存在「英檢畢業門檻」，強迫所有大學生去考試。台大的多益門檻 785 分、清大 750 分，但末段班大學的門檻 225 分，全台最低的門檻是 85 分，平均下來自然不如其他國家，因為其他國家，例如南韓與中國，只有菁英才會去考，台灣卻是全民運動，多多益善。因此，「台灣人菜英文」是個假象。業者、媒體、甚至政客炒作的目的，為的是英語產業的龐大商機，或是自身的政治利益，而

² 中時新聞網（2019 年 1 月 17 日）。破英文！大學生多益只 514 分 與大企業要求差很大。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117001922-260405?chdtv>

³ 聯合新聞網（2019 年 1 月 17 日）。大學生「菜」英文多益平均不及企業要求標準。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598393>

⁴ 三立新聞網（2019 年 1 月 17 日）。大老闆憂心忡忡！台灣大學生「菜英文」 水準未達企業標準。取自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86591>

⁵ 自由時報（2019 年 1 月 17 日）。英文太菜？ 企業要求多益成績平均 582 分大學生僅拿 514 分。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74505>

⁶ ETtoday（2019 年 1 月 17 日）。台灣大學生「菜」英文 多益平均 514 分低於企業要求 582 分。網址：<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117/1358735.htm>

⁷ ETtoday（2019 年 1 月 17 日）。菜英文！企業徵才要求多益 582 分 台灣大學生僅 514 分。取自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117edi013/>

這樣的操作不僅製造了台灣人的英語自卑與焦慮，更促成了「2030 雙語國家」的政策。

二、台灣的英語教育政策

英語在台灣雖只是一個在教育體系中被實際認可的語言，但不可否認其重要性。為了與國際社會接軌，對於提倡英語教育，台灣可說是不遺餘力，除了研發本土的全民英檢之外，教育部軟硬兼施推動大學英檢畢業門檻。然而，在業者與媒體的雙雙配合下，「大學生菜英文」的假新聞、「大學英檢畢業門檻」的不適當作為重創台灣的英語教育（何萬順、周祝瑛、蘇紹雯、蔣侃學、陳郁萱，2013），如今上升到國家層級的「英語為第二官方語」、「2030 雙語國家」、「雙語教育」等錯誤政策，導致國人價值觀日益扭曲，「獨尊英語」幾乎已經成了直覺。

前一小節已清楚論述，台灣並沒有法定上的官方語言，又何來將英語作為第二官方語言之政策？教育部於 2017 年 10 月 26 日成立了「英語推動會」，規劃推動行政院長 10 月 13 日所承諾的「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政策，2018 年，行政院收斂了「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的口號，提出了「2030 雙語國家」政策，究竟此雙語是哪雙語？政府並未明說，卻也不言而喻。

三、「2030 雙語國家」政策的形成與現況

2014 年 8 月 28 日，賴清德在台南市推動將英語作為第二官方語言政策，台南市府訂定「台南市政府推動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專案辦公室設置要點」，以「營造英語友善環境」及「全面提升英語力」為兩大主軸，計畫在十年內將英語作為台南市的第二官方語言（台南市政府第二官方語言專案辦公室，2014）。在賴清德升任行政院長後，執

台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政黨即有立委召開公聽會推動英語為第二官方語的國家政策，2017 年 10 月 12 日，立委吳思瑤質詢教育部長潘文忠，高舉中國時報前一天頭版頭條的假新聞〈多益成績吊車尾 台灣慘輸大陸南韓〉以及第五版的標題〈台灣學生菜英文成國安危機〉⁸，要求教育部推動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潘文忠則表示推動英語學習，教育部責無旁貸，若行政院有相關政策，教育部會全力以赴。⁹ 隔日吳思瑤繼續以同樣的問題質詢行政院長賴清德，賴揆立即指示由教育部成立委員會開始規畫並推動，教育部也旋即成立了「英語推動會」（教育部，2018），奉命協調各部會進行「我國推動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言及雙語教育政策」之評估報告（李振清，2021）。¹⁰ 教育部英語推動會的名單，詳見表 3。

表 3 教育部「英語推動會」名單

1	潘文忠	教育部部長
2	蔡清華	教育部政務次長
3	陳美伶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4	蘇俊榮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
5	陳修平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6	簡菲莉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7	李振清	世新大學退休終身榮譽教授
8	張武昌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系教授
9	史嘉琳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10	周碩貴	大葉大學退休教授

⁸ 中時新聞網（2017 年 10 月 11 日）。多益成績吊車尾 台灣慘輸大陸南韓。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011000369-260114?chdtv>

⁹ 中央通訊社（2017 年 10 月 12 日）。英語列第二官方語言 教長：若有政策會推動。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0120083.aspx>

¹⁰ 「教育部英語推動會專案小組計畫」乃委託台師大英語系教授張武昌主持，《我國推動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言政策評估報告》於 2019 年 1 月出爐，但教育部並未對外公開。

11	陳超明	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教授
12	劉世忠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副董事長
13	劉孟奇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主任
14	高英茂	外交部前政務次長
15	陳香妘	國立岡山農工校長
16	陳順和	台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校長
17	彭蒙惠	空中英語教室創辦人
18	張雅琴	年代電視台主播

資料來源：何萬順（2018）。笨蛋，台灣有第一官方語嗎？獨立評論 @ 天下。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6632>

從《中國時報》的假新聞，到立委質詢教育部長及行政院長，得到兩者的承諾。在政策確定後，英語推動會迅速成立，上至國家層級的語言政策，卻沒有專精語言政策的學者參與，這樣的結果，究竟是巧合？還是精心設計的？美國政治家羅斯福總統曾說過：「In politics, nothing happens by accident. If something happens, then you can bet that it was planned that way.（政治上沒有巧合的事。事情發生了，你可以打賭是有人計畫好的）」。

對於政府貿然宣布此一重大語言政策，台灣的語言學家自然不能置之不理。在 2018 年 3 月至 5 月間，台灣最重要的兩個語言學相關的學會：「台灣語言學學會」和「台灣語文學會」，在台北、台東、台南聯合舉辦了三場公開座談會，批判並反思將英語列為我國官方語言的政策，透過媒體呼籲政府摒棄此一政策（何萬順，2020）。之後，2018 年 6 月 26 日，教育部「英語推動會」向行政院賴院長提出了「教育部就我國英語政策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英語教育政策提出初步規劃報告」。¹¹ 據悉在「英語推動會」中：

¹¹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7ECEEF105E1E546C

台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由於絕大多數的與會諮詢學者均主張『第二官方語』的概念欠符實際，並建議改以提升全民實用英語能力為主軸，及提升國家競爭力為核心的『雙語國家』之結論。（李振清，2021）。

此後政府明顯收斂了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的說法，將口號改為較為隱晦的「2030 雙語國家」，但政策的本質與內涵絲毫未變。

肆、新殖民主義與本土語言的拔根：「2030 雙語國家」問題根源與可見的延伸問題

一、英語的「溝通功能」與「經濟功能」被無限上綱至「雙語國家」

在檢視「2030 雙語國家」政策時，我們必須先問一個關鍵的問題：語言所擔負的功能是什麼？我們歸納出十項重要的功能。

- （一）溝通功能：語言作為溝通與傳遞資訊的工具。
- （二）經濟功能：語言可作為職業與經濟的資本。
- （三）權力功能：語言與權力息息相關。
- （四）情感功能：語言表達感情與交流，提供安全感，甚至是夢的語言。
- （五）社會表徵功能：語言代表出身、地域、性別、教育背景、職業等。
- （六）文化與歷史功能：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反映文化與歷史。
- （七）藝術與娛樂功能：以該語言所創作的詩、小說、戲劇、電影、歌曲等藝術所累積成豐富的文化資產，並成為娛樂的管道。

- (八) 認知與思想功能：語言和思維模式與認知概念互為表裡。
- (九) 個人政治功能：語言是個人身分認同的建構要素。
- (十) 集體政治功能：語言是建立「想像的共同體」之首要元素。

語言的功能從最直接的實用功能，亦即人際溝通與傳遞資訊的功能，到「經濟功能」的語言作為一種獲得工作與資本的工具，到語言作為情感思想的表達工具，甚至是做夢的語言，到語言可以表示一個人的各種社會角色，層層上升至更高階的功能，是建構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的重要要素。而能夠同時具有十種功能的語言，通常都是本國語言，透過漫長的歷史形成的語言文化底蘊。

我們以此功能架構檢視「2030 雙語國家」。在其藍圖的前言中已清楚顯示所著重的僅是（一）的溝通功能，並連結英語被宣稱所具有的（二）經濟功能，加上媒體與商業團體共同製造出的（三）「權力功能」。政策藍圖的「前言」引述如下：

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的浪潮，擁有國際化溝通能力與國際化視野，係提升國家競爭力之重要一環，而目前英語為國際溝通最重要的共通語言，並隨著數位科技發展在全球加速擴散，與人民生活各領域緊密連結。在此趨勢下，「英語力」已是敲開全球化大門的必備關鍵能力，如何提升國民英語力以增加國際競爭力，已成為非英語系國家的重要課題，台灣自然無法置身事外（粗體為作者所加）（行政院，2018）。

自此我們發現政府強調的是英語的「溝通功能」具有「經濟功能」，因此把「數位力」和「國際化」與英語連結，但同時卻又輕率地跳躍至國家層級、無限上綱至「雙語國家」的架構，於是核心問題快速浮出：「2030 國家語言」是徹底的「語言實用主義觀點」下的產物，完全忽視（四）至（十）的語言功能是作為文化主體的承載工具。當

台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然，英語在台灣不可能擁有（四）至（十）的原因是英語在過去對台灣社會而言，從來就是外來語，外來語與本國語言的功能本來就不同，如今卻高舉一個外國語言，以國家機器之力量推動其為「雙語國家」之一語，嚴重的問題自然應運而生。

而如果再檢視整個「2030 雙語國家」的內容，根據政策藍圖，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教育方面：「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培養台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二）媒體方面：「推動設立全英語電視台頻道及鼓勵公廣集團製播英語節目」（這個目前在 8 月 30 日的 TAIWAN+ 上架後，已經實現）。（三）英語作為對外國人友善的語言，例如「營造友善雙語觀光環境」、「政府採購文件雙語化」、「鼓勵促參案件雙語化」、「建置科學園區及產業園區雙語友善投資環境」等 13 項規劃。由前述的（三），我們再次見到政府把「溝通功能」的「英語友善環境」又一次無限上綱至「國家」層次，喊出虛幻的「雙語國家」口號。總之，台灣想藉由英語來創造國際化與增加台灣的英語友善環境的用意本身並無錯誤，但把這個概念轉為將英語變成一個具有「國家」位階的語言，甚至要「全民學英語」，所有的問題應運而生。以下將更進一步闡述將英語變成「雙語國家」的謬誤所涉的文化論述與思考。

二、新殖民主義與台灣的自我殖民

舊時代的殖民主義，指的是殖民母國利用戰爭及武力全面統治殖民地的作為，兩者之間為極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舊殖民主義的遺緒至今仍對現代社會有相當大的影響。然而，現今社會講求文明，舊時代殖民主義的情況雖以已不復見，卻出現了新殖民主義，其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只談經濟，不碰政治」，經濟強權透過其優越的經濟實力掌握話語權，從經濟和文化上控制著政治與軍事上或許管轄不到的國家。

新舊殖民主義下一個共通的利器便是語言。在舊殖民主義下，英美帝國的霸權不僅將英語強行設置為官方語言與教育語言，在其殖民地廣佈全球的事實下，也拓展為世界的語言，至今仍影響深遠；新殖民主義下，中國晉升為經濟強國，也使全球掀起了「華語熱」，足見語言對社會的重要性。李光耀（2015）總結新加坡語言政策的經驗，認為語言的問題就是政治的問題。台灣的「2030 雙語國家」政策在這方面實在欠缺考量，過於草率。

（一）英語至上的價值觀

「英語至上」的價值觀深植許多台灣人心中，因此有高達近九成的民眾認為推動英語為官方語以及雙語教育，對於引進所謂的「外師」尤其熱衷。政大前校長周行一曾在《聯合報》發表過以下言論：

台積電每年投資三千億以上，我國政府如果也投資三千億於吸引外籍人才到大學裡，可以「買」到多少人呢？……。

如果平均支付年薪五百萬台幣，在國際人才市場上應該算是很具競爭力的，台灣可以買到六萬名優秀的國際教授，足以塞滿台灣所有大學，就算每年只花一千億，也可聘二萬個外籍教師，幾年之後台灣的高等教育將完全改觀，不僅教育品質將大幅提升，研究水準也將一飛沖天……（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周行一，2016）。

全台大學教師人數不超過五萬人，而周行一卻呼籲政府以每年三千億去買六萬名外師「塞滿台灣所有大學」！很令人好奇，他會建議政府如何處置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本國籍教師？最值得我們擔憂的，不僅是一個頂大的校長可以發表如此價值扭曲的言論，而是這樣的言論在台灣社會並不會引起爭議，也不會遭到批判，因為此番言論忠實

台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反映出台灣人「英語至上」、「凡洋人者皆我師也」的思維。任何東西，一旦加上了「英語」或「外籍」的要素，就能高人一等，這樣的價值觀籠罩全台，「大學英檢畢業門檻」、「英語為第二官方語」、「2030 雙語國家」這些獨尊英語的政策自然暢行無阻。

（二）新殖民主義下的台灣——語言殖民主義的延伸

「新殖民主義」最重要的利器就是語言，也是過往殖民體制下「語言殖民主義」延伸至現代的表現。柯文哲 2014 年參選台北市長時，在「白色的力量」演說中，談到台灣數百年被不同外來政權殖民的歷史時，講出了這樣一段話：「每一次在改朝換代的時候，台灣人改變的不是繳稅的對象，我們改變的是繳出靈魂的對象。」¹² 這是柯文哲對於台灣人面對殖民者的態度所做的反省，台灣人不僅在經濟與物質上臣服於殖民者，且在精神與靈魂上也歸順於殖民者。但是柯文哲選上了市長之後，接受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訪問時，卻又說出這樣的話：

我後來想，亞洲的歷史，四個華人地區，..... 台灣、新加坡、香港跟中國，我發現被殖民越久，果然越高級，蠻丟臉的。..... 被殖民不是什麼壞事，新加坡殖民最久，所以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灣好，台灣比大陸好

訪談的文字曝光後，輿論一片嘩然，柯文哲起初聲稱是記者翻譯出錯，於是外媒公佈了訪談錄音檔，原音重現，柯文哲無從抵賴，方才認錯道歉。¹³

¹² 演講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IwQLJy_UyE&t=229s，請見 9 分鐘處。

¹³ 演講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4rgVtZqIXc>。

然而，同一個柯文哲，選前選後，兩段看似價值矛盾的言論，其實內涵是一致的。前一段話是出自柯文哲的腦，是理性的反省，後一段則是對美國雜誌的交心。當台灣人把金錢與靈魂都交給了殖民者，誰最高級？當然是殖民者最高級，被殖民者永遠也成不了殖民者，最多只能成為買辦，那當然是被殖民越久越高級。

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政府通過了《國家語言發展法》，是理性的反省了百年來台灣本土語言被打壓的歷史，而做出了忠於靈魂的價值選擇，但是「英語為第二官方語」以及「2030 雙語國家」的政策卻是出自於被殖民的慣性，打心底敬畏西方霸權的強勢語言，給予國家最高層級的地位。

舊殖民主義以武力強佔國民土地，新殖民主義以經濟霸權擴張權力。無論是舊或新殖民，語言是最佳利器，都是透過改變殖民地的語言，灌輸其強權概念，這是語言社會學家所稱的「語言殖民主義 / 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colonialism/linguistic imperialism）。而此主義目前又透過美國的強權散布到全世界。「語言殖民主義 / 語言帝國主義」是一種語言歧視，創造出統治者的語言在地位上的優越性，使得被殖民的人相信這個概念，甚至內化為自己的信念。另外，殖民者也會在各個層面上，例如文化、媒體、教育、政治上給予這個語言更多的資源，因而造成與被殖民者原來使用的語言之間的不平等（Pennycook, 1998；Phillipson, 1992；江文瑜、黃文怡，即將出版）。

然而，台灣從未受到英美國家的殖民，為何要自願摒棄原有的本土語言，搶著加入被殖民者的行列，接受英語的「語言殖民主義」，成為「雙語」國家？政府的理由是經濟。的確，英語無疑是全球最為通行的語言，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是市佔率最高的商業語言。但是，在此一經濟事實下，有必要將英語的位階拉高至官方語的國家層級嗎？答案絕對是否定的。請看表 4 中的 24 個抽樣國家，其 2017 年的人均 GDP 都超越台灣，但英語並非是其官方語言。

台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表 4 英語並非官方語且 2017 人均 GDP 超越台灣的國家

盧森堡	冰島	荷蘭	德國	日本	西班牙
瑞士	賽普勒斯	聖馬利諾	比利時	阿聯	汶萊
巴林	丹麥	奧地利	以色列	義大利	馬爾他
挪威	瑞典	芬蘭	法國	韓國	科威特

將英語訂為官方語的主權國家共有 56 個，如表 5 所示。其中我們無法找到英國、美國、澳洲等英語系的國家，因英語在其國家是強勢且獨大的語言，也是實際上（*de facto*）的官方語言，無需以法律的力量強制規定，這與台灣華語之於台灣是一樣的道理。但反觀語言政策較為開明的加拿大和紐西蘭，則僅將英語列為法定官方語之一。

表 5 英語為法定官方語的主權國家

紐西蘭	坦尚尼亞	蓋亞那	肯亞
千里達及托巴哥	紐埃	迦納	菲律賓
安地卡及巴布達	聖露西亞	索羅門群島	賴比瑞亞
格瑞那達	巴基斯坦	密克羅尼西亞	吉里巴斯
獅子山	奈及利亞	蘇丹	南非
巴布亞紐幾內亞	馬爾他	史瓦帝尼王國	塞席爾
貝里斯	萬那杜	東加	賴索托
烏干達	牙買加	喀麥隆	吐瓦魯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尚比亞	盧安達	南蘇丹
巴貝多	馬拉威	甘比亞	愛爾蘭
辛巴威	蒲隆地	波札那	薩摩亞
納米比亞	加拿大	斐濟	多米尼克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帛琉	諾魯	庫克群島
巴哈馬	馬紹爾群島	印度	新加坡

在所有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中，均曾被英美帝國殖民，除了一個國家例外，那就是盧安達（Rwanda），盧安達曾是德國與比利時的殖民地。我們要問，難道台灣想成為「盧安達」第二？台灣為什麼要加入被殖民的行列？對此，實踐大學教授陳超明曾於《經濟日報》針對「雙語國家」採訪時表示：「矮化國格、殖民被殖民已經是上個世紀的論述。……台灣如果以經濟體的概念來做，當然是可以；如果用政治實體來看，就不需要。」¹⁴ 絲毫不避諱矮化國格與被殖民之譏，只因為「雙語國家」的經濟考量。但綜觀以英語為官方語的國家，絕大多數並非經濟強國，而大多數的經濟強國並沒有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足見英語對於經濟實力的提升並非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

即使歐洲的先進國家如荷蘭，該國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人口比例極高，其英語程度亦高於其他歐洲國家，經常被當成具有「雙語」資格的典範，然而到目前為止，荷蘭只在地方的自治層次（例如首都阿姆斯特丹）將英語列入官方語言，尚未在國家層級上認定英語的官方地位，也未對外宣稱他們是在國家層級上的「雙語國家」。亦即國家層級的「雙語」概念與荷蘭人的荷蘭語與英語都能高度掌握是兩件相異之事。另外，荷蘭人的英語程度高來自於幾個原因，其一為荷蘭語和英語同屬「西日耳曼語支」，語言結構相近，在學習上相對容易。另一原因為荷蘭數百年來與歐洲大陸從事積極貿易活動，例如與英國保有密切商業接觸。除英語外，他們國家也擁有一些會說流利德語和其他外來語的人口比例，多元的外來語學習現象是荷蘭在漫長的重商歷史中所累積與顯現的結果。

而亞洲幾個以英語為官方語的地區，都曾被英美帝國長期殖民。例如菲律賓被美國殖民 48 年，而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與印度更是

¹⁴ 經濟日報，2018 年 9 月 7 日，【精選話題】中華民國成為雙語國家？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ep0GsKv-JQ

台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被英國殖民超過百年。然而，即使如新加坡這樣以英語與華語為官方語的國家，在「雙語政策」上也遭遇到問題。吳英成和馮耀華（2017）就觀察到新加坡的華裔族群已逐漸成為認同英語是其第一語言的單語人。想像「新加坡可以，台灣也可以」的人，必須誠實面對新加坡英語在世界的地位。黃宣範（1993：421）在《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一書中特別提到：

其實新加坡許多華人雖然能同時講英文與華文，但是他們頗有自卑情節。比起英美國家，他們自覺英語是二流的；比起台灣、中國，他們的華語是二流的。一個二流語言的社會能發展成一流的思想、文化勃興的社會嗎？代表人類思考極致的文化、科學、藝術的活動能建立在二流語言的社會基礎上嗎？這個問題是新加坡領導者思索的問題之一。

亦即被殖民者雖然學會殖民者的語言，但無論在殖民者或被殖民者眼中，他們好不容易習得的語言，仍被認為是與殖民母國的語言不同，而且是低一級的語言。這種現象在人類的殖民歷史下屢見不鮮，也是「後殖民論述」的重點。日治時期日本在台灣推行了近乎宗教狂熱式的國語同化教育，但當時台灣人所說的日語仍被視為「變態的日語」，在此「變態」指的是「變形」之意（黃耀進、林琪禎譯，2016）。曾於新加坡任教的台師大教授林子斌（2020）因此提醒政府不應盲目地引用新加坡經驗。

從人類的歷史發展來看，被殖民社會本來就很容易產生一種語言的混合體，亦即先經過「涇濱化」（pidginization），再由第二代把這種「涇濱化」的「涇濱語」透過「克里奧化」（creolization）而變成母語。「涇濱語」是不同語族因為溝通的需要，自然發展出一種混合彼此語言的簡化通用語，通常由一個「上層語言」（superstrate language）和多個「下層語言」（substrate languages）所構成。透過不同過程的「涇

濱化」，產生簡單或複雜的「涇濱語」，最後經由語言各個層次的擴展，透過「克里奧化」發展出一個新的語言。新加坡式的英語、華語、其他漢語的混合語言就在這種情況下產生。雖然這是語言發展的正常過程，但這種語言也最容易被貼上負面標籤，如同前面所述的「變態的日語」，其實就是一種混合語。如果台灣永遠把英語當成外來語，即使是簡化的英語也終究是外語學習的必然現象，而一旦如殖民行列，自己把英語變成「本國語」，那麼混合語就很可能容易變成台灣人永恆丟之不去的自卑印記。就如同知名社會學家 Bourdieu（1991）的論述，在經濟市場上，屬於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語言資本（*linguistic capital*），係透過學校的教育獲得，並藉之產生社會階層化現象；在此觀點下，我們可以推論，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後者無論如何永遠「差那麼一點」，永遠無法拿到全然的「資本」，因此在社會階級上屬於低於殖民者的第二層人口。我們從亞洲鄰近的印度、菲律賓、新加坡、香港、澳門等前殖民地的語言地貌以及語言態度即可檢證 Bourdieu 的語言資本論。

從語言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這個過程充滿了艱辛和淚水，中間還有被殖民者透過殖民所造成的永遠揮之不去的自卑。台灣已經經歷兩次「國語運動」，而兩次國語運動都造成台灣人許多的痛苦與辛酸，外來殖民者也與台灣原來的住民產生極大的衝突，透過黃宣範（1993）書中的第三章與第四章的闡述，這樣的圖像在台灣的历史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記。如今台灣經歷了民主洗禮，正要享受台灣過去多年來的成果，應該防止自己掉入另個殖民的循環，期待政府能正視與重新思索「雙語國家」背後的意義。

三、「2030 雙語國家」將造成文化拔根與認同混亂的國家級危機

台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台灣歷經兩次的「國語政策」，造成台灣本土語言的百年巨變。百年前的強勢語言台語，在 1905 及 1915 年日治時期的「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中發現，以台語為常用語的人佔本島人的 85%，若加上副用語，則比例更高。2013 年中研院所做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中，1986 至 1995 年出生的人以台語為最常用語的已經降至 22.3%，剩下不到四分之一（葉高華，2018）。如果加上以「華語＋台語」這類別的 19.1%，兩者加在一起也不過是 41.4%。在同一份變遷調查中，以客語作為最常用語的人，在 1986 至 1995 年出生的人，已經剩下 1%！如果我們根據 2013 年中研院所做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中來計算，台語作為最常用語的平均，每 10 年少掉 10%，那麼估計到了 2006 — 2015 這個世代出生的台灣人，以台語為最常用的人的比例將掉至 2.3%，幾乎接近語言死亡臨界點 0%。

如果台語無法存活，那麼客語與原住民語言更沒有任何機會。現在又加上「雙語國家」的重鎚強壓下來。英語的全球化，已經造成弱勢語言的大量消失。語言學家大衛・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在他的《語言的死亡》（周蔚譯，2001）書中，預估人類的語言以每個月消失兩個語言的速度進行，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已經消失 2400 種語言。我們可以預測，如果政府沒有任何積極作為，台灣的本土語言將隨著世代交替而消失滅絕。

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教育部在 111 年的新課綱中，規劃國小與國中的七、八年級，每周必修一節（40 分鐘）本土語言或東南亞語言，九年級列為彈性選修。高中必修兩學分，四學分為選修。從語言學習角度來看，這種蜻蜓點水式的課程時數，僅存象徵意義。原本本土語言社團與母語推動者希望學校能利用更多彈性課程以本土語言作為教學語言，增加授課時數，但在「2030 雙語國家」的強力推動下，這些可用的彈性課程卻被英語取代。此政策明訂「推動中小學部分學科及高職專業群科採英語授課」，而「2030 雙語國家藍圖」竟然宣稱

這個政策「不會壓抑母語教育的推動落實」，這是自欺欺人的說詞，事實是英語教學將會在語言教育資源上嚴重排擠本土語言教學（含台灣手語），這是「2030 雙語國家」對本土語言存續的致命衝擊。

語言作為文化、思想與歷史的載體，更是一個人身分認同的重要關鍵，亦如歷史社會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2010）書中所闡述的概念：語言是想像民族最主要的媒介，當一個民族意識被建構出來後，它會逐漸被「模式化」，化身為一套極具說服力的論述。如果台灣的本土語言因「雙語國家」的強大資源擠壓而加速流失，那麼這些語言作為身分認同與共同體的媒介亦同時被逐漸消滅，極易產生台灣人身分認同的混淆與錯亂。台灣原本可藉由《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精神，建立「多元語言的新台灣共同體」，如今「雙語國家」的概念與《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精神完全牴觸。政府不可忽視語言在共同體上所扮演的角色，應重新認清英語作為台灣人身分認同上的角色之衝突與不適性，以此認知來修正這個政策。

伍、結論：理性與價值

英語很重要，但英語絕非最重要。台灣在精進英語能力的同時，不應賦予英語在工具性以外的文化與認同價值；英語不應凌駕在國家語言之上，因為英語終究是外語。台灣的本土語言承載了所有的語言功能，是歷史累積的珍貴文化底蘊，是我們立足世界與眾不同的重要資產。

台灣人「菜」的絕對不是英文，是理性思維與價值判斷。連續兩個世紀英語霸權的外在環境及台灣社會四百年殖民歷史的內在因素，加上台灣英語產業在利益驅使下精心設計的媒體操作，使得我們成為

台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高度英語崇拜與英語焦慮的社會，將英語視為聖獸而拜之，又將英語視為怪獸而懼之，結果便是盲目地提倡英語檢測以及各式各樣金玉其外的教育及語言政策，不斷加深獨尊英語的扭曲價值，長此惡性循環下去，台灣終將失去對自己語言與文化的信賴、尊重與認同。增進國人英語能力的確可以是努力的方向，但更應當給予本土多元語言更寬廣的發展空間。一味地灌輸英語很重要的價值思維，甚至無限上綱到雙語國家的層級，實非明智之舉。這種英語凌駕於其他本土語言的思維，竟是由中央政府作為最大的灌輸者，實在令人驚訝與憂心。

本文透過檢視「2030 雙語國家」的理性與價值的謬誤，呼籲政府與民眾首先必須釐清事實真相，以理性的思維與實事求是的態度去看待語言、文化與認同的議題，並在理性反思的過程中誠實的探究自己心中最底層的價值結構。台語中「平平是人」這句簡單樸實的話值得我們深思，在我們的語言教育中，無論是華語、本土語言、英語或是其他外語的教育，這是教師與學生都最需要建立且深化的基本價值觀，讓理性思維及價值判斷取代無知的恐懼、無端的卑微與盲目的驕傲，以誠實且自信的態度作為不卑不亢的世界公民。期盼本文的論點能獲得更多的關注與討論，並進而引發政府重新審視這個政策在理性與價值的謬誤，那將是台灣整體社會之福。

參考文獻

- 丘采薇（2020）。推 2030 雙語國家蔡英文自曝小時候學英文過程很悲慘。聯合報。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5038217>
- 台南市政府第二官方語言專案辦公室（2014）。取自 <https://oeasol.tainan.gov.tw/index.php?inter=intro&id=9>
- 江文瑜、黃文怡（即將出版）。福爾摩沙交響樂：從語言社會學探索台灣多語社會的形成、變遷與自我建構。載於黃宣範主編，語言

- 學：結構、認知與文化的探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行政院（2018）。2003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取自 <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b7a931c4-c902-4992-a00c-7d1b87f46cea>
- 何萬順（2017a）。「國文作文用英文寫」與「總統為說中文而道歉」有什麼關係？**獨立評論 @ 天下**。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5339>
- 何萬順（2017b）。台灣的英語焦慮症——讓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獨立評論 @ 天下**。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6220>
- 何萬順（2017c）。其實，台灣大學生的英文並不菜。**獨立評論 @ 天下**。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5900>
- 何萬順（2017d）。又是狼來了！多益的假新聞。**獨立評論 @ 天下**。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6244>
- 何萬順（2018）。笨蛋，台灣有第一官方語嗎？**獨立評論 @ 天下**。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6632>
- 何萬順（2020）。從「雙語國家」和「雙語教育」反思台灣的語言價值觀。**台灣教育評論月刊**，**9**（10），1-7。
- 何萬順、周祝瑛、蘇紹雯、蔣侃學、陳郁萱（2013）。我國大學英語畢業門檻政策之檢討。**教育政策論壇**，**16**（3），1-30。
- 何榮桂（2018）。國人的教育價值觀民意調查（下）評述。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網頁：取自 <http://www.hkh-edu.com/pdf/國人的教育價值觀民意調查（下）評述.pdf>
- 吳英成、馮耀華（2017）。落地生根的胡姬花：新加坡華裔語言形態與身份認同解讀。**台灣華語教學研究**，**14**，29-41。
-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原作者：Benedict Anderson）。台北：時報文化。（原著出版年：1983）

台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 李光耀（2015）。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的雙語之路。台北市：時報文化。
- 李振清（2021）。雙語教育政策之務實規劃思維與持續落實之配套。教育研究月刊，321，4-16。
- 周行一（2016年9月6日）。【名人堂】台積電的三千億能「買」多少人才？聯合報。取自 <https://gvlf.gvm.com.tw/article/57873>
- 周蔚譯（2001）。語言的死亡（原作者：David Crystal）。台北：貓頭鷹。
- 林子斌（2020）。台灣雙語教育的未來：本土模式之建構。台灣教育評論月刊，9（10），8-13。
- 林子斌、黃家凱（2020）。反思雙語教育：從新加坡的雙語經驗看台灣的政策與作法。台灣教育，721，1-12。
- 客家基本法（2018年1月31日）
-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2017年6月14日）
- 國家語言發展法（2019年1月9日）
- 教育部（2018）。教育部就我國英語政策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英語教育政策提出初步規劃報告。取自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7ECEEF105E1E546C
-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2018）。國人的教育價值觀民意調查（下）精要版。取自 <https://reurl.cc/MAn4Lp>
-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2020）。國人的教育價值觀追蹤調查。取自 <https://reurl.cc/lR3gAY>
-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
- 黃耀進、林琪禎譯（2016），「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台灣人的日語（原作者：安田敏朗，2011）。新北：群學。
- 葉高華（2018）。台灣歷次語言普查回顧。台灣語文研究，13（2），247-274。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Translated by G. Raymond & M. Adamson. New York, NY: Polity Press.
- Pennycook, A. (1998). *English and the discourses of colonialism*. New York, NY: Routledge.
- Phillipson, R. (199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